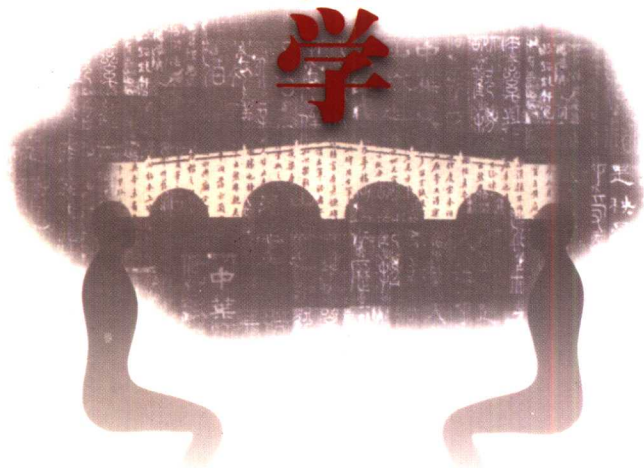


中国阐释学

李清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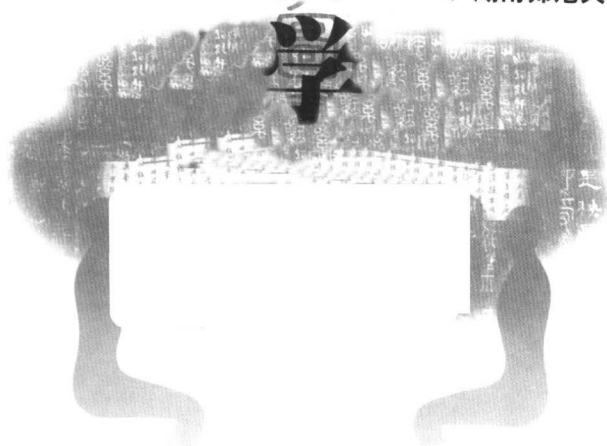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阐释学

◆李清良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阐释学 /李清良著.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10

ISBN 7—81081—024—3/G·031

I. 中... II. 李... III. 传统文化—哲学思想—研究—中国 IV. 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25418 号

中国阐释学

李清良 著

责任编辑: 黄 林 杨代春

责任校对: 和 清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岳麓山)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32 开 18.5 印张 462 千字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 册

ISBN7—81081—024—3/G·031

定价: 30.00 元

本书得到湖南师范大学
出版基金资助,特此致谢!

序

摆在您面前的这本《中国阐释学》是李清良君自得自悟，厚积薄发，“完全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拓出来的”，“相对自足的理论体系”。近水楼台，先睹为快，且因有所感，而不吐不快。

谈起中国哲学，总有些不尽如人意之感。或谓失之支离，或谓失之虚玄，乃至有中国无哲学之叹。此议尽管偏颇，亦非全无道理。究其实，哲学一词，philosophy，毕竟是西方学术的概念，自有其特定的形式与内涵，以之规范中国文化，难免如“生而眇者不识日”扣盘扞烛，悖入悖出者；以中国学术牵合西方哲学，自然有宋人买履，刻肌伤骨之嫌。其实，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既有道的体认，又有仁的关切，名实思辩，表诠逻辑，早在两千年前，业已充盈华夏民族的脑袋，而不只钱袋。嗣后又兼容佛法，更有体用、言意、理欲、心性、名相、道器诸多思维中的概念与概念的思维，把学思结合、解喻结合的中国学术变得尤其思深意密，而行之四海。上古、中古的中国思想，绝非金发碧眼的外国朋友可以望其项背的。只是到了最近的一两个世纪，大概由于我们的钱袋越来越瘪，脑袋似乎从来空乏而无所谓哲学，不是有“百不如人”之说吗？

姑不论中西思维之高下优劣，其终极关怀实无不同，而且随着交通、电讯、图书出版业的发展，封闭地域的瓦解而致封闭传

统的嬗变，世界文化明显呈趋同之势。我夙以为，中西文化差别，不过是西安的肉夹馍（其实是馍夹肉）和西餐中的 sandwich（三明治）罢了，主副食和之而下，既解饥饿之感，亦为生存之所需，土洋之别，仅情之所钟，习俗而已。从根本上说，人类思想的发展，无不经历自然神论、本体论、心性论乃至人论的过程。说法或许不同，相去也只在毫厘之间。囫圇言之，无论是有神论、本体论，还是心性论、人论，自始至终，中国思想偏重于“境”，欧美哲学则钟情于“物”。境、物思维不同之倾向，不仅不致生存行为之对立，反而使人类思想多元并存，兼相利，交相济，以至于殊途同归。更何况，从本体意义上讲，欧美哲学中作为万物起源的物性，说到底，同样是超越有限的无限之境，与重境的中国学术实无二致。因为，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或者说人类对终极的关怀，无论是欧美思想家构画的外在的物性之境，还是中国往圣先贤矢志追求的道德、理性、本心，包括佛家的觉悟，都只是无可证明的无限，或者说思维中的概念，具体说就是语言所指称的对象世界。所谓的“物”也就不能不是“境”了。正因如此，原本重境的中国学术（这里尽量避免译用哲学一词），从一开始就把语言作为探讨自然、社会根本问题和普遍规律的基本手段，力图通过语义、语境、理解、会意种种语言学的解析，把握大千世界的本来面目。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何谓天地之心？何谓生民之命？乃至何谓善？何谓恶？并非如某事某物可以藉科学手段予以证明。它们必须寓于语言才能体现其无可非议的价值。如此，“为往圣继绝学”，即阐释先哲之言无疑为重中之重了。阐释在中国学术中的地位即此可见一斑。由“言近旨远”、“道可道，非常道”，到魏晋玄学“得意忘言”的言意之辨、禅门的“不可说”与“说不可”，还有王学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超善恶之善，终至于“以语言为得道深浅之候”（惠洪《石门文字禅》），事实上都在强调，只有凭借

语言不断扩张的功能，才能实现对对象世界，即空间上的有限无限、时间上的过去未来的描述与解释。这大概就是本书之理论概括——双重还原：不仅向事物的原初状态还原，而且还要向对学术理解的原初状态还原。因为学术研究不全是直面事物的原初存在，更多的还是面对还原事物原初状态的某种理性的存在，由是决定了中国玄思的形上之学不仅要学，而且要思；不只需解，同样需喻。无论学、思、解、喻，无不是阐释语境中语义的功夫。从这个意义上讲，李清良君以文学之功底，作形上之思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独步学林，观会通而握玄珠者也。

从另一方面看，欧美哲学虽以物为宇宙之源始，然此物何物，既不能证实，也难以证伪，所以同样是终极关怀的玄远之境。康德索性将他的“自在之物”游离于十二对范畴之外，而以二律悖反的特征，充分展示语言阐释的功能。至现代欧美哲学，专注语言的兴趣更是有增无减。以罗素（B. Russell）和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为代表的分析哲学，以卡纳普（R. Carnap）集大成的逻辑实证主义，尤其强调哲学不是经验科学，而是一种解析行为，它的任务在于对日常语言进行分析，从而把哲学归结为语言问题，由是而出现继本体论、认识论转向之后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这一转向强调，现代语义学，无论是较早的结构主义，还是对结构主义反拨的语境（semantic field）论或语素分析法（Component Analysis），无论在哲学，还是在其他社会和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语义的性质不仅仅限于同语音、文字之类符号约定俗成的关系，最根本的还是它沟通了意识与境界、有限与无限、内在思维活动与外在存在的现象、本质，因此而为一切科学兴起、发展的必由之途，当然也是哲学研究的最基本手段。新近，本体诠释学的崛起，在中国哲学领域方兴未艾，显然基于同样的原因。

李著的问世，或许可以视为传统文化训练出来的新一代博

士，在西方哲学语言学转向影响下的必然结果。不过也可以说，语言学转向是西方哲学向东方的倾斜或靠拢，如此，李著的意义则不仅在于说明，现代中国学术对西学的兼收并蓄，而且更深刻地昭示，中国学术在世界文化中的积淀及其持续的贡献。当然，或许事实并非如此，也谈不上谁影响谁的问题，岂不闻英文《圣经》有 In the beginning was Word 之说，简单直捷视语言为世界和事物的原初状态，至于希伯莱文圣经此处所用的 Logos 尤其是至善之境的“道”和语言的意思。可见，语言阐释早在纪元之前及其后的西方哲学中，也是须臾不可阙如的。汉译《圣经》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九字说明世界的起源，美则美矣，却未能尽意，漏译“语言”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不过，无论是道，还是神，全都需借助语言才能体现其意义世界，因此也可以说，它们就是蕴含在语义中思维的境界，而非渺不可及的彼岸。如是，则不能不承认阐释学在中西学术中不可取代的地位。

坦白地说，阐释于我，原本无太多印象，只是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时，一香港朋友以书面形式作学术访谈，其中涉及本体诠释的问题（见台湾《海潮音》1998年5、6期），既肯定它的价值，指出其存在的客观性，同时又强调在某种意义上诠释就是“误读”。这大概就是该书“向领会的原初状态还原”实难避免的倾向。回首往事，思想界阶级斗争的你死我活、与传统实行彻底决裂之声震耳欲聋；而今电影电视奴隶奴隶主贫富共济、相见恨晚；封建帝王宽厚仁慈、宵衣旰食，忠臣义仆感恩戴德、以命相随；还有三妻四妾，争风吃醋；花街柳巷，淫声浪语的封建余孽，甚至于调戏良家妇女、勾引有夫之妇，诸如此类连传统道德、法律都不能容忍的伤风败俗、作奸犯科之事，似乎也成为失去的精华而被津津乐道……当然，如此异说纷呈，良莠并出，决非诠释本身之罪。但我总以为，若无良善之思，而辅以实证之学，单纯的语言诠释，或许会流于无稽。话说得太远了，还是打

住。也正是在那时，得识清良，并与之在岳麓山坡绿树丛中其居室小酌。山风拂柳，枫叶蔽日，一盏家乡米酒，浅斟慢啜，和酒而下者便是他那阐释学的构思。畅谈间，其思维之敏捷，思路之开阔，占有史料之丰富，不能不使我为之感动，也迫使我阐释作深层次的思考。如今书成付梓，邀我为之序，也只好大题小作，谈点感想，既报清良君之信托，亦表述乔迁珞珈山的我对岳麓山下曾经同饮一江水的朋友、学子们的眷念。

麻天祥

21世纪第一个春节于郑州

内容提要

本书完全从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出发，系统清理了中国阐释学理论，建立了中国阐释学的基本体系，使之足以独立于西方阐释学而自具特色。

全书分为“导论”、“语境论”、“‘时’论”、“理解根据论”、“理解过程论”、“阐释论”共六大部分，凡四十五万字。

作者还从一个特有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作了较系统的阐释，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与前人未发之论，如“存在境域”论、“存在张力”论、“境域虚化”观、“中国时论”、“常情论”、“人之物性”观、阐释学态度论，等等。同时，还清理出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方法是“双重还原”法，中国古人的基本阐释方式是“解喻结合”。

作者也试图解决西方哲学与阐释学尚未解决的一些关键性难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说清了时间性问题，并重新解说主体与客体的统一问题、“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问题、“原意”问题、“理解根据”问题、“成见”问题、阐释的相对性与确定性问题，等等。

大量材料被发现并得到系统阐释，可直接作为理论因子进入现代学术之中。

总之，无论是理论体系的建构，方法论的准备与运用，还是

材料的发掘与选择，本书都力图自拓区宇，自成一家。

导 论

Chinese hermeneutics 以译作“中国阐释学”为宜。阐释学理论并非西方所得而专。任何一种文化，都已自觉不自觉地有其阐释学理论。建立中国阐释学，将为全面探讨阐释学基本理论提供新思路，为中国学者真正理解西方阐释学准备基本条件，为弘扬中国文化提供新途径。完全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基本观念出发建立中国阐释学。

要想正确领会中国阐释学理论，必须采用中国学术传统本有的方法，即“双重还原法”，其中“本质还原法”是向事物的原初状态还原，“存在还原法”是向领会的原初状态还原。

中国阐释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对于身外之人与物，能否理解？如何理解？其原初观念则是：只要拥有相一致的语境，意义就会呈现，理解就能发生。中国阐释学理论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基本问题，论证这个原初观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体系。

语境论

分析中国语境论，必须提出“意义承担者”、“语境要素”与“意义方式”等基本概念。中国语境论的最关键之处，就在于认识到任何语境都必须包括理解者在内。

理解者又有其确定自身意义的语境即“存在境域”。任何语境与存在境域都具有不同层次。存在境域不同层次之间形成了“存在张力”。正是存在张力构成了生存矛盾的总根源，也形成了阐释学理论的产生机制与否定机制。

在中国文化中，存在境域最大的层次即“终极境域”，被确定为至大无外的天地宇宙。正是这种终极境域，造成了意义的相对性与确定性，确定了天地宇宙作为意义之源，形成了“仰观俯察”的意义获取方式、全整立体的视野及流动不居的视点，导致了思维与意义有正误之别却无主客之分，也形成了“境域虚化”观，即在较大层次中一切意义的差别或对立都将被虚化。

存在境域是理解者所有阐释语境的总根源。语境的变化必然导致意义的变化，语境层次的变化则必将导致意义丰富程度与确定程度的变化。中国语境论因此有“各有所处”观与“知人论世”观。

“时”论

在中国文化中，时间性即是“时”。“时者，事之会也”，时间性就是发生特定事件所需条件之总和，这些条件本身即具体的事件。“时”即是“境”，意义事件发生之“时”即是语境，“时”论与语境论完全对应。

时间性与事件具有统一性，时间性的各种变化，就是事件的变化。时间性具有特定性，总是指某特定事件之“时”，古汉语尤其《尚书》中“时”之用法最能说明此点。“时”之特定性决定了时间性的有限性与不可逆性，事物存在的周期性只说明时间性的流逝表现为节奏形式。时间性也具有层次性，从而使外因之“时”可共，并因此而有时计器、计时体系与共同的作息时间体系。时间性可作相对变动，但绝对不可改变，不可改变之“时”即是“命运”。人们必须随“时”动静，能够真正随“时”者，即是大智大勇的圣人。

在终极境域中，所有特定的时间性，不管差异多么巨大，都被“虚化”为同一个片刻，所有“变易”也被虚化为“不变”。

“通变”观与“时中”观都说明了时间性的变易与不变。由此而有新“本质”观：本质就是不变的现象，现象则是变易的本质，本质与现象之分既非内外之分，亦非隐显之分，而是层次之分。故本质亦可为现象，现象亦可为本质，二者其实同为一物。本质因此具有层次性与相对性。为了保持本质的不变，必须随“时”变化。

随“时”变化的具体意义也具有层次性，属于现象层次的是“原意”，属于本质层次的则是“用心”或“大意”，原意变易而用心不变。理解的目的是获得用心。原意与用心之分，解决了意义的相对性与确定性问题。同一文本不同言说的互相矛盾，同一作者不同文本的互相矛盾，都只是原意层次的变化，而不是用心层次的变化。

理解根据论

在中国，理解就是“以心会心”。根据语境论与“时”论，以心会心之所以可能，其根据是理解者与被理解者之“心”即语境在本质层次上可相一致，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语境的一致性具体可分为语境要素的一致性与意义方式的一致性。意义方式的一致性，就是人之“常情”与共同人性。根据人之“物性”观，在意义方式上，人与万物之间也具有 consistency。因此人不但可以理解他人，也可以理解他物。只有理解自己，才能理解别人。

理解者与被理解者语境（或境域）层次的大小，决定了事实上的理解与误解。惟当理解者的语境层次与被理解者相当或更大时，才能理解并判断，此即“唯圣识圣”。真正的理解就是既能理解别人的理解，也能理解别人的不理解。

理解过程论

以心会心在事实上的难得，在于“存在张力”中的存在向心力使理解者安于较小的语境层次，而形成理解之“蔽”。理解之“蔽”主要包括“成情”、“成欲”、“习性”、“成见”等四个方面，并且都首先表现为“成情”。理解之“蔽”的实质是，执着于切近之“境”与自是之“我”，破坏了原有的阐释语境。理解之“蔽”的主要表现是喜同恶异、贵远贱近及深度浅售，其后果则是以有有无，以无有为，黑白互易。

人们又在存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形成本真的阐释学态度，努力“解蔽”。由中国“虚心”论所显示的阐释学态度是：理解者应尽量扩大自己的存在境域，乃至天地境域；对切近之“境”与自是之“我”进行独立反思，采取有限化、相对化态度；对被理解者容纳接受，任其自然，而又“缘情察闻”，进行独立判断。一言以蔽之，就是通过扩大存在境域，既破理解者之“蔽”，又破被理解者之“蔽”，既破“我执”，又破“法执”。

阐释学态度必然表现为理解方法。与“虚心”的阐释学态度相对应的理解方法，是“熟读深思”与“得意忘言”相结合的方法。“熟读深思”遵循语境论中的“各有所处”观，对特定语境全面把握以掌握原意，它也是强调循序渐进与反思不止的“阐释学循环”。“得意忘言”则对应于语境论中的“知人论世”观，超越特定语境层次而深会用心。“得意忘言”在其发展过程中，强调“忘言”与“自得”两个方面，坚信局部的不能理解或者误解并不阻碍对于整个用心的理解。

阐释论

阐释过程，即是理解再现过程。阐释方式必然与理解方法相对应。在中国，所有不同的阐释方式都是由“解喻结合”的阐释方式派生出来的。“解”即解说式阐释方式，主要通过字句的训释解说文本原意；“喻”即譬喻式阐释方式，主要通过提供不同的语境显示文本用心。只有理解时得意忘言，才能在阐释时运用譬喻式阐释方式。中国历史上各种具体的阐释方式，都是在“解”与“喻”两极之间徘徊，或“解喻结合”，或“解喻融合”，极端的形式则是“有解无喻”与“有喻无解”。

对于同一文本，不可能只有一种标准阐释，必然有多种阐释结果并存，所有的阐释结果都必然是相对的。阐释的必然相对性，也就是意义的必然相对性。但在中国，“殊途同归”观解决了阐释的相对确定性问题；“和实生物”观解决了相对阐释的价值问题；“自得其足”观则解决了意义归宿的确定问题。因此人们不仅不必为相对性而担惊受怕，而且可以在相对性游戏中获得种种自由与快乐。在阐释实践中，《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还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当其独契，不必喻诸人人，并不必印诸著书之人。”

目 录

序	麻天祥 (1)
内容提要	(1)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中国阐释学”正名	(1)
第二节 建立中国阐释学之必要性与可能性	(5)
第三节 “双重还原法”——中国阐释学的方法论	(18)
第四节 中国阐释学的基本内容	(46)

第一篇 语境论

第二章 阐释语境与存在境域	(50)
第一节 几个基本概念与基本观念的说明	(50)
第二节 理解者与存在境域	(59)
第三节 境域层次与存在张力	(64)
第四节 终极境域	(69)
第三章 终极境域与阐释语境	(82)
第一节 意义的相对性与确定性	(82)
第二节 意义之源的确定与“体用一源”	(85)
第三节 “圆而神”的意义观照方式	(95)
第四节 无主客之分的思维与意义	(106)

第五节 终极境域的一致性·····	(114)
第六节 “境域虚化”观·····	(118)
第四章 语境与意义 ·····	(129)
第一节 存在境域是阐释语境的总根源·····	(129)
第二节 阐释语境的变化与意义的变化·····	(131)
第三节 语境层次的变化与意义的确定程度·····	(135)
第四节 “各有所处”观与“知人论世”观·····	(141)

第二篇 “时”论

第五章 时间性定义 ·····	(161)
第一节 时间性与时间·····	(161)
第二节 “时者，事之会也”——时间性定义·····	(163)
第三节 “境”即“时”——时间性与语境·····	(170)
第六章 “时”之诸特性及相关问题 ·····	(178)
第一节 “时”事统一性及相关问题·····	(178)
第二节 “时”之特定性及相关问题·····	(187)
第三节 “时”之层次性及相关问题·····	(203)
第四节 “时”之不可改变性及相关问题·····	(215)
第七章 “时”与道 ·····	(229)
第一节 特定之“时”的“虚化”·····	(229)
第二节 “通变”与“时中”——“时”与道·····	(231)
第三节 大同小异与新本质观·····	(241)
第八章 原意与用心——意义的时间性与层次性 ·····	(251)
第一节 言说之“时”·····	(251)
第二节 原意与用心——意义的层次性·····	(261)
第三节 “《春秋》无达辞”——作者与文本的相对性与确定性·····	(275)